關聖帝君親解覺世真經

上海明善書局印

流通三教經典　發行古今善籍

明善二字。出於儒書。然三教諸書。皆為勸善而作。儒治世。佛渡世。仙救世。其理一也。三教聖人。化導無量有情。說諸法語。後之慈善家。闡發其義。欲修內功。先主外功。其書皆以善與人同為宗旨。故本局之設。藉以流通善書。凡關此項事業。無不歡迎。

明善事業。先貴擇善。儒道在明德。以至於新民。自讀經範本等書出。而後知入聖超凡。修養成真。即寓於儒教。佛學無明盡。以至於見空。自彌勒尊經等書出。而後知下生治世。大地原人。皆歸於佛種。仙家由明性以至於了道。自乩壇勸世等書出。而後知迪吉逆凶。現身說法。悉備於仙諭。三教之道。由明而入。一貫相傳。萬善同歸。本局採辦此項書籍。博取旁搜。并代人印刷。以備海內有志之士。擇善而從。

明善事業。尤貴行善。其修諸己者。以八德為本。其施諸人者。以天下為公。種種事業。悉賴善書以發明之。可身體。可力行。其價為何如也。至於放生救生。濟生等會。以及育嬰拯災賑荒。一切慈善各機關。莫不有章程條例。急宜刊為成書。廣印傳佈。使諸善士仿而行之。本局樂盡棉力。價廉物美。以為行善之助。

明善書局謹啓

備有詳細書目函索當即寄奉

慈善彙報分類種目

全年廿四期定價五角

一　本報論說
二　經典匯參
三　八德紀事
四　果報述聞
五　善門常識
六　慈善模範
七　善家著作
八　隨筆雜記
九　勸世詩歌
十　養生叢錄
十一　附刊專件
十二　圖書介紹

每月朔望出版二期

上海法租界嵩山路電話八一一四八號

承印各項定書　概照成本計算


周将軍
天皇
關太子
辛未春正童之風敬繪

武帝親解覺世真經解成恭逢
玉皇上天尊親降驗看覺世經解畢批曰
是經註解詳明真可覺世吾校定後刊刻廣佈願
薄海內外率土人民奉而行之使國有賢臣家無
逆子同敦廉恥共勵操持鳴鳳在郊托梧桐以興
吉士鴟鴞集泮食桑黮而懷好音戒之哉善不積
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勿以小善為無
益而不為也勿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尚其勉
旃

爕元贊運孚佑帝君序

六經四子之書。所以覺萬世者也。然其道博、其言微。其義大而精。其旨費而隱。不特愚夫婦未能通曉、即學士文人。自矜淹貫。亦祇摘其章句、習其文詞、而於忠孝節義數大端、若罔聞知者。甚至諸惡日積、衆善日銷。上干天怒、或削其祿籍。或奪其紀算、或絕其後嗣子孫。報之未有窮期、作者猶自鳴得意、世之可憂可懼可哀可悲、莫此為甚。此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之所由作也。 關帝生於漢季。生平忠孝兩全。節義兼盡。浩然之正氣塞兩間。炳

為表裏而一種忠義神勇之氣寓於慈祥惻怛之中洵足以承孔孟之遺經而輔堯舜之治法得今日逐節親解是程朱再生而皐夔復起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嗚呼 帝君去今千餘年矣廟祀之典至 本朝而蔑以加隆勸世之文至今日而無所不至惟願見斯經者共體 帝君垂憫蒼生之大德而不負 帝君詳明訓解之深恩則天下萬世幸甚不然負 帝教即背王章負 帝教即違國法陽律易逭陰譴難逃天討昭昭百神共稟不第 帝君請試其刀也吾亦欲請試吾劍

文昌帝君序

文章可以名世謂之經。經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天生孔子。以覺萬世。而六經四子之書。不絕於天下。此經之所由肇也。孔子沒。而經之脈幾乎欲絕。七十二子之徒。惟子思子獨延道統。以傳於孟子。孟子放邪說距淫詞。以承各聖。而孔子之經。復廓然而宏於世矣。乃自秦火以後。世變迭興。祖述之緒。得其名漸失其實。誦法之士。襲其說反畔其真。而經之在世者。為之一壞。時則有若荀卿楊雄。習其一二。綿綿延延。韓

退之崛起。大放厥詞。一振夫八代之衰。復啓孚萬年之緒。迄於宋代。文人輩出。箋註遵孔鄭。道學起程朱。微顯闡幽。暗室之燈燃。而青天之霧散。此經之所以再興焉。凡今之人。得以不沒其知覺之良者。豈有他哉。聖人以經覺之於先。諸賢諸儒。以經註經。覺之於後。幸而不為鳥獸草木之世界也。然聖賢教人之法。勸與懲兼用。國家治民之法。恩與威相成。

闗夫子覺世真經之所為作也。夫子生於漢之叔世。丁時之艱。遇主之盛。立功炎鼎。矢節銜鬚。節義兼全。忠孝無憾。

上帝命掌伏魔之柄。兼司宣教之權。遂得飛鸞開化。而降筆於明末。是經所由傳也。夫經曰覺世。此聖人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之意也。夫子以忠孝節義為先知。以忠孝節義為先覺。則其所以覺世之後知後覺者。舍忠孝節義別無所為覺也。蓋忠孝節義。人生於天。與耳目手足而同畀者也夫子得天獨厚。而所以承天者。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聖賢而具英雄之膽。浩然之氣。充塞兩間。發為文章。可以攝讋羣邪。降服妖癘。以婆心吐猛語。以棒喝代明刑。已足以懼亂賊。而呼醒世間之夢

夢矣然而世之誦是經者未有能恪遵奉行者何也 夫子威震華夷畏敬者多而輒未能親承訓示是以智者疑為忠勇之靈未必肯與蠢愚條分縷析善誘循循愚者甚至不信烏能領略聖武神明牖民覺世之至意哉歲庚子歲甲辰吾適奉

上帝命勸世人即以丹桂籍一書垂為科名天籙因於四川湖廣兩次臨壇親解逐句諄諄切切諸神共蒙垂序以弁其端 夫子與馬今年春諸士子中有求武帝親解覺世真經之願嗣奉 孚佑帝君命促解此經實為盛舉洵可壯也現經 夫子

註畢披閱一過其詞嚴其義正其為旨也微而顯其為道也中而庸春秋之筆削風雅之褒譏無乎不備無乎不包非　夫子不能有是經非　夫子不能有是解此解之後經義了然覺世之心彰覺世之功大凡百君子能將是書身體而力行之覺一己之覺以覺萬人之覺廣佈而遠施之覺一世之覺以覺萬世之覺覺之不已將天下後世日出善人輾轉相覺則唐虞三代之遺風復見於叔季而不驕樂天之境界即具於塵寰吾願人人覺其心以積陰功而符陰騭吾與　武帝兩心俱慰矣

是書果能篤志集成。刊刻廣佈善莫大焉。福莫量焉是為序。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帝君曰。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其心已死。身雖在世。是謂偷生。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愼其獨。勿謂暗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況報應昭昭。不爽毫髮。淫為萬惡首。孝為百行原。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若負吾教。請試吾刀。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

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救難濟急恤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捨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解紛捐資成美垂訓教人寃讐解釋斗秤公平親近有德遠避凶人隱惡揚善利物利人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妒人技能謀人財產唆人爭訟損人利己肥家潤身恨

天怨地。罵雨呵風。謗聖毀賢。滅像欺神。宰殺牛犬。污穢字紙。恃勢凌善。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兄弟。不信正道。姦盜邪淫。好尚奢詐。不重儉勤。輕棄五穀。不報有恩。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詭說升天。斂物行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白日咒詛。背地謀害。不存天理。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事。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蠢。殺身亡家。男盜女淫。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戲

侮吾言。斬首分形。有能持誦。消凶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眾善奉行。無怠厥志。

關聖帝君親解覺世真經

覺世經(解)

吾何以覺世哉。古來自聖經賢傳而外。○太上老君以感應篇覺世矣。○文昌帝君以陰隲文覺世矣。○孚佑帝君以求心篇覺世矣。悉本一片婆心。滿腔熱血。非不言之詳且至也。奈何世人不覺。誨之者諄諄。聽之藐藐。一念之乖。終身莫贖。吾惘之憂之。緣即吾之所知所能者以覺世。然吾之所知。非斯世所難知。吾之所能。非斯世所難能。亦不過即吾孩提少長之知能。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耳。吾願樂世之有覺者。覺己之所覺。無異於覺吾之覺。則吾之心慰。即古來聖賢仙佛之心。亦無不慰。

【案】謹攷○帝君以漢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於河東解州。志載○帝君聖像。鳳眼蠶眉。面色棗赤。有七痣。身長九尺五寸。鬚長一尺八寸。漢孝靈皇帝中平末。○帝自解至涿。始事昭烈帝。生平事蹟。有本傳可攷。大義參天。盛名蓋世。身後累代崇封。有增無替。由侯而王。旋進而帝。至我朝典禮之隆。尤為前代所未有。直與尼山並峙矣。帝之精英疊見。捍患禦災。普天幾徧。所福惟淫。所

福惟善。降筆垂訓。廣勸世民。此經尤著。按同善錄。載王篠屏覺世經詩本中。引前明王陽明先生覺世經序。則此經傳誦已久。刻是經者。屢彰靈驗。不可勝載。歲乙酉。有自湖南來者。得○文昌帝君庚子孟冬降湖北武昌府江夏縣張宅。親解陰騭文一書。歲庚戌。復從都中得○文昌帝君甲辰四月降四川重慶府巴縣雙蓮堂於宅。親解陰騭全文。一書。同人中因有求○帝君親解覺世真經之願。今年八月初六日。蒙○帝君臨壇。逐加親解。尋蒙玉帝加批。○孚佑文昌二帝贈序。並奉○帝君命。於每條下。照近時所刊丹桂籍內。引確當易曉。故實一二項作證。月內集成。又奉○文昌帝君命限年終刊竣廣佈。以昭信奉。謹誌巔末於此。

帝君曰。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於天地之間。(解)天地之間人為貴。然人之所以可貴者。非徒貴其耳能聽。目能視。口能言。手足能持行之謂也。貴其天地之性人稟之。天地之心人立之。則忠孝節義尚焉。是忠孝

節義。為萬化之原。百行之所從出也。今試執途人而責之曰。爾不忠孝節義。其人必艴然怒。又試執途人而稱之曰。爾能忠孝節義。其人必忻然喜。何則。本來固有之良。盡人同具故耳。人苟即是心而固守之。舉是心而擴充之。便可稟天地之性。以立天地之心。立於天地之間。而無愧矣。不然。徒生於世。與鳥獸草木無異。且鳥中有鳳。獸中有麟。草木中有靈芝連理。將挾其見貴於世者以笑人。人失其天地生人之意。反鳥獸草木之不若。真愧死矣。

【案】晉顯宗時。歷陽內史蘇峻反。攻青溪栅。卞壺為尚書令。帥諸軍拒擊。時壺背癰新愈。力疾禦之。苦戰而死。二子盼盱。亦從死於敵。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復何恨乎。後子孫顯貴。

漢曹娥上虞人。其父善巫祝。五月五日迎潮神。於江上溺死。娥年十四歲。哀號慟哭。乃抱一瓜。投於水面。祝曰。父屍所在。此瓜當沈。沿江尋之。旬有七日。瓜偶沈。娥投江而死。經五日。抱父屍而出。於波上。見者笑之。娥屍與父屍忽復沈。少頃乃背負而出。人驚異之。拯而置於岸。其屍不朽。香氣四達。鄉人聞

諸官長為之禮葬而立廟於江側春秋享祀近年
有降筆勸孝文一篇其辭曰鳴呼孝之為道大矣
哉無古無今無始無終何貴何賤何污何隆惠迪
則吉從逆則凶孝無不友孝無不忠貞烈條貫節
義源同民物推暨胞與擴充取之無禁用之不窮
夔夔戰戰洩洩融融釀而為甘雨變而為和風景
星慶雲莫非孝光發現祥麟威鳳悉是孝德潛通
何以為天地之完人祇完充愛與充敬何以為乾
坤之肖子祇肖致和與致中鳴呼孝之為道大矣
哉吾且合今古統始終胥貴賤泒污隆與二三子
而一闌萬世之鴻濛此文未行於世謹附載之
徐允讓山陰人元末兵亂同妻潘負父避難遇寇
傷父額讓抱父呼曰甯殺我勿害我父寇捨父殺
讓潘拉給曰夫死自從汝但能焚我夫則無憾賊
縱潘聚薪焚夫火熾投烈焰中死賊驚數去　高
岱越人以孝廉仕魯為職方主事江上師敗遂絕
粒祈死效首陽之義子朗坐守八日不死檄文到
日朗告父曰皃不能待矣乃給工人駕舟出海口
肅衣冠北面再拜欲躍身下工人力持之乃嚙工
人臂創極始放縱身入海工又赴水拯之捽其嘖

憤欲。踰時復躍出水面。手正其憤而沒。工歸報岱岱瞠目曰。兒果能先我死耶。後不復言。數日亦死。

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其心已死。身雖在世。是謂偷生。（解）忠孝節義等事者。人之所以生也。不盡忠孝節義等事。則生理已亡。生機殆盡。即生於天地之間。而幸而免者。雖生猶死。故曰偷生。

【案】五代馮道少以孝謹知名。為人清儉寬宏。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然考其顯貴之始。在唐莊宗時。以浮沈取容。歷四姓十君。皆苟居將相公師之位。史以無恥目之。其時有王凝者。為號州司戶參軍。卒。妻李氏負其遺骸以歸。止於旅舍。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慟哭。引斧斷臂。見者為之嗟泣。歐陽公識之。以為士之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皆有愧於李氏之風者也。

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解）人心之動。天理所存也。凡

明善書局石印

心之所安者。皆天理之所在。神者天理之宰也。心以外無神。神以外無心。故有愧於心者。即有愧於神。無愧心。則神將敬之愛之。又何愧於神之有。

【案】陝西清澗縣令。聘浙江范標為幕。標為人卓識。而性執。凡事只據理行。時有富宦將佃戶打死。屍親呈告。富宦賂東翁八百金。幷送標二百金。壓令講息完事。標曰。死者之寃不伸。打不過自心。却金不受。東翁猶豫。標大聲曰。我賓主受千金。恐閻王不愛千金。饒我賓主罪也。東翁悚然曰。我心亦打不過去。遂據實問罪。標夢神曰。汝壽止六十五。今增一紀矣。後果七十七終。

若是欺心。便是欺神。

(解)神不可欺。心亦不可欺。若人作一事。而於心有未安者。愧也。愧焉而又為之。是自欺其心矣。夫心即神。欺其心。非即欺心中之神乎。

【案】太原王用予與俞麟友善。麟素以孝謹稱。正統庚戌除夕。用予齋宿○文昌殿。甫就枕。聞○帝君升殿。諸神抱冊立階下。用予潛問之曰。鄉試榜送帝君畫押耳。問有王用予否。曰無。問有俞麟否。亦

曰無。俄而帝見。○○帝君披閱。有押有不押。神退。上呼王用予入見。○帝君曰。功名至祕。以汝誠敬。故召析之。汝應上科中式。因汝遇神佛。輒求功名如意。妻楊氏白頭相保。並未祈佑孀母。以此遲兩科。在下榜五十三名。因叩俞麟。曰。俞麟應中。因事親腹誹。故斥之。問何謂腹誹。曰。不以親言為然。但勉強應承。偽心相與。真性日漓。視親如路人矣。假行竊名。最攖神怒。故罰之耳。

陳軒字元與。未第時。夢一官府。前有兩高門。門各有金字題。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黃履。後履官至右丞。軒止龍圖閣直學士。軒暮年語子曰。吾生平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昔守杭州。有達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吾以此兵年過七十。不應杖。遂令贖。達官折簡相責。乃呼入。行杖。即死杖下。至今常以自尤。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不登顯位也。汝等宜戒之。

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

(解)心中之神。不可見。不可聞。所可畏者。以有知之者也。於何知之。於獨時知之。既能知之。可勿畏之。故君子慎焉。

明善書局石印

【案】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宦家宦多妾而無子夜深一妾奔之公峻拒妾曰此主人意也出一帖示曰欲乞人間子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神遂辭館去祕不洩一語次年官家設醜道士拜章久而不起尋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緩問記名姓否答曰未見名只有馬前彩旗上一偶聯欲乞人間子恐驚天上神二語明年華果狀元及第生陽明先生膺伯爵　漢楊震好學端方諸儒號為閩西孔子漢戚中郎將鄧騭聞而辟之震有舉薦茂才王密半夜懷金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却之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現有四知何謂無知卒不受後子孫四世居三公之位　宋蔡元定坐朱文公黨被貶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我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勿謂暗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

【解】此承上文慎獨而言之凡人之不慎其獨者大抵以暗室屋漏之間為人所不睹不聞故肆其欲妄行而無忌憚不知天處高而聽卑神目如電聲聞若雷神明之鑒察不但鑒

察於動靜之時亦且鑒察於動靜之意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斯言豈欺人哉

【案】唐公臯幼時讀書窗下有女窺探將紙窗舐破公補訖題詩云舐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隲最難修一日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元圖左右懸二燈書所題二句異而詰問後果大魁天下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於雞鳴時礪刃往殺道過一小庵庵主軒轅翁見有無數惡鬼持凶械隨之頃刻復回則見有全冠玉佩數十人擎旛蓋相隨翁意其死矣天明往問無恚因詰其去來之故曰始之往也恨極欲殺既而思其妻子何尤更有老毋安可殺害遂隱忍而還耳翁賀之曰子必有厚祿一念之間神明已鑒之矣

況報應昭昭不爽毫髮

【解】報應之理古聖賢仙佛言之詳矣而人之多不信者以其未昭而因疑其爽也不知報應之時或在一世或在十世或在百世報應之具或以福祿或以壽年或以財寶不同之中自有同不一之中乃至一其昭即在不昭而見豈尚有毫髮之差哉

【案】蜀地年荒。有客負米五斗。過一村投宿。主人與妻。忽起一念謀之。子不知。與客同宿。更深。客起如廁。主人於黒中見一人熟睡。遂殺之。呼妻曰。五斗米到手矣。妻舉火照之。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而隱去。天明聞官。夫婦伏法。　高鄉張百户。往淮安。有人據舟背呼救。張出白金十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　正德年七月。海溢。沿海居民漂没不少。有一女子手扶一笥。浮沈而来。将抵岸。一人利其笥。沉此女。及發笥。見庚帖。乃所聘妻也。夫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適殺其妻。天道之報施。真不爽也。

淫為萬惡首。

【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恥也。無恥則心亡。心亡則仁義禮智。一齊皆喪。故淫為鬼神所首殛。天地所首誅。森羅鐵榜。惜不令淫人生前睹之也。然而戒淫之書。多如烟海。吾不必細解之矣。

【案】先儒云。萬惡淫為首。百善孝居先。森羅殿前鐵案也。蓋淫念一生。諸惡羣集。邪緣未湊。生幻妄心。

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瞋恨心慾情顛倒生貪著心羨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恥喪盡倫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念從此而消如李登年十八魁鄉薦後五十不第詣葉靖法師問勘師叩○文昌帝君帝命吏持籍示之李登生時賜玉印十八中解元十九作狀元五十二位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蕪娘事雖不諧而惡念熾張以此遲十年降二甲又侵兄李豐屋基遲十年降三甲後長安邸中淫一良家婦鄭氏又遲十年今復盜鄰居室女王慶娘為惡不悛已削其籍師以告登愧悔死子孫遂絕顏光東曰狀元宰相數百年中僅見二三造此淫業戕削殆盡況他人星命萬分不及李登者乎

宋政和間吳公路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因徒皆美男子美婦人椅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惆然未知處決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展視之乃陰律也其詞曰凡姦人妻女者當得絕嗣報夫罰莫大於絕嗣以此知淫為萬惡首也其他以淫而獲禍者不及備載

明善書局石印

孝為百行原(解)孝者人生孩提而知者也孩提之時百行未發而惟孝則根心而生已自具於百行未發之始故曰原人能推廣此心以制百行則百行自爾合理如胞與萬物之類是也【案】曾參字子與事母至孝參常採薪山中家有客至母無措望參不還乃嚙其指參忽心痛負薪以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嚙指以悟汝耳後作孝經傳聖道漢文帝名恆高祖第三子勅封代王母薄太后帝奉養無怠母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親嘗仁孝聞海內天下大治國祚綿長

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解)今世人之行事者往往視利之所在不視理之所在故忠孝節義皆為利奪甚可哀也惟一以理為衡而利不利不暇問則所行者理行之所不行者理止之方為於心無愧如下文敬天地以下皆理所當行也淫人妻女以下皆理所當不行也

【案】宋文天祥。年二十狀元及第。德佑間。元兵告急。下詔勤王。公舉兵入衛。屢冒矢石。元兵襲公於興國縣。夫人及男女皆被執。公不顧。奉帝還於崖山。加少保信國公。元兵襲之。執公方飯。眾不及戰。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元將張宏範勸公降。公曰。國亡不能救。敢貳其心乎。範遣送燕。在道八日不食。猶生至燕。長揖不屈。辯論侃侃。元主幽之小樓三年。乃害公於柴市。公南向拜訖。從容赴義。衣帶中有紙一幅。書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公死。天下榮之。至今血食海內。○國朝道光年間。從祀文廟。裔族鼎盛無比。

若負吾教。請試吾刀。

（解）吾刀豈殺善人哉。若負吾教。是不善人也。天地殺之。鬼神殺之。萬古之聖賢仙佛。以筆削殺之。以驅邪之慧劍殺之。以護法之難赦殺之。而吾刀亦於是試焉。然此言也。惡人畏之。善人尤當畏之。君子懷刑。懷國法。亦當懷天誅也可。

【案】青龍偃月刀。與赤兔馬。○帝君顯聖。往往現於雲端。嘉靖間。中州某邑。有赴廟祈禱者。則毆父逆

子也。○帝君下堂親戮之時。觀者羣集。共見○帝君還座。而像左偏焉。

庚辰夏。有不孝子某。待母如婢。使擔水治飯。少不如意。怒詈加之。生一子。甫數月。母抱臨廚。忽跳入釜中。為沸湯所傷而死。母懼走。不孝子持刀追母。母入○帝廟。伏神案下。不孝子持刀入廟。忽周將軍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廟人出視。見周將軍一足尚在門外。

康熙四十八年。山東武城縣楊俊新娶。時俊父因負糧赴縣應比。新婦賢孝。出銀促其夫晨起往贖。有鄰親劉謀。越牆竊聽。伺其夫出。詐為錯看戥星。敲門取銀。婦初無疑。啓户迎入。劉強與歡焉。忙將銀盡數索去。追夫歸。婦知受欺。即日自縊。數日後。殯葬訖。一夕。忽有黑面神持刀追劉謀。腰斬墓所。血流滿地。天明。衆人視之。乃是泥神。恍似周將軍。未敢信也。去墓二里許。有○帝君廟。果失周將軍神像矣。

山東秀江縣惡生嚴列星。抗欠錢糧。不畏官府。其弟列宿方迎新婦歸。路遇公差。以完糧逾期。鎖拏赴縣。縣官見其披紅。詢知其故。釋放令歸。時列星在家。聞娶婦甚美。午夜詐為弟回。私自入房成婚。未明而出。泯然無迹。日中家人宣傳新郎回家。新

婦始知為人欺誑羞忿自縊列宿不解其故但以首飾衣服從厚殯殮葬所近○帝君廟列星惡念未已同婦前往掘墓棺蓋已開○帝君塑像提刀至墓將列星夫婦分斬兩旁令新婦還魂歸家鄰里疑畏不決齊集多人同視其墓則見○帝君神像森然可畏刀之染血尚鮮而列星夫婦兩屍各已劈作兩截始信其事之果真即送神像還廟并新其廟宇六

敬天地

（解）天地者先天之父母也父母者後天之天地也父母愛為先天地敬為主人能不忘乎我之所由生乃天地生之我之所由長乃天地長之一動一靜天地鑒之一呼一吸天地運之尊而不可衆奉而不可違方算得敬

【案】天啓年晉陵大旱太守曾櫻虔禱夜臥壇下夢神告曰明晨有老人進西城門邀以禱雨必足成功只在一傘昧旦遣人伺之果有老者持傘而至延以隆禮懇之祈雨老者不謝無能公感前夢請益誠切老人焚香告天誓不飲食終日百拜次日拐腹力瘦叩頭而已第三日早黑雲四合大雨盈尺

明善書局石印

公問以生平積何功行傘有何異老人曰愚民未諳詩書生年八十惟敬天地神明所扶一傘途中使溺必以覆身毋令穢觸三光耳公為加敬厚遺送歸老人姓羊名稔荊溪之北鄉人

禮神明

(解)天地神明一而化者也天地無定形故敬以心神明有顯象故敬以禮禮也者不在物而在誠不在文而在意

【案】唐張九成字子韶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一儼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伍後舉進士第一為名臣大儒嘗曰余謫嶺南居無與遊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昏淵明及近代諸鉅公畫像乃環列左右晨夕聽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矣

趙清獻公每夜燒香若有所私祝者人問之公曰我自少來日有所為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後官至參知政事

奉祖先

(解)祖先者吾之天地神明也天地生人祖先生吾吾即以敬天地者敬祖先以禮神明

者禮祖先也。所謂奉者，祭之以禮，追之以誠。水源木本之思。春露秋霜之感。仁人孝子不忘其本者能之。

【案】薛玠，字藩卿，宏治壬戌舉進士。先一月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曰，爾道中舉中進士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隲。途間受得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汝當積陰德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為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也。絕小者汝曾祖也。祖先之不忘子孫如此。

韓魏公琦，勳在社稷，位極人臣。生平善行不勝枚舉。居恆追孝祖考，謹奉塋域。事死如生。有子五，俱登高爵。孫曾昌熾無比。

孝雙親解

孝雙親，亦何待言哉。而吾猶必諄諄言之者。誠以奉祖先敬天地之人。未有不孝雙親者也。能孝雙親。方為天地之完人。祖先之賢裔。而下文所言。亦從此起也。

【案】古人孝行不勝枚舉，茲僅載養志一條，如雲閒顏公，諱文瑞，號雲麓，賦性孝友，自幼晨昏定省無閒。年十三即任家事，以慰父母。及長，窺親意頗愛弟，悉以田房讓之，不取尺椽寸土。娶楊侍講女為室。氏事翁姑益孝，奉膳問安。有餘必請，親膳畢方敢就食。嘗以銀錢隱投親笥。隨親所喜而與之。凡

米鹽之入必先及弟以悅親心四五十年恆如一日一夕夢神告曰汝命不永且乏嗣上帝以汝至孝故益爾年錫爾嗣逾年連得二子後里人欲舉公孝行公堅卻不許

守王法解

人之在天地間無不沐君恩者君恩不皆在雨露而亦有冰霜不遽加以冰霜之威而先示以法法者示人以從善避惡之路而勿蹈明刑者也知而守之則不干國憲即不愧完人矣

[案]宋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事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是欲求應君而先歟君也可爭甘緩數年不可行也此蓋守王法之一端其餘顯蹈明刑者吏可類推 又案王法垂於國憲而玉歷鈔傳一書實與王法相為表裏舉其崇信玉歷鈔傳者如繆國維公吳縣人也前天啟進士家居不仕收買因果等書見玉歷必鈔錄分送遇有破損必黏補使全歲饑輸穀賑濟遇疫合藥救全子慧遠順治進士孫彤康熙狀元景宣傳臚繼讓進士彤子日藻榜眼以下繆芑敦仁遵義俱翰林進士累世

簪纓，皆守法之報。

重師尊（解）

人其父生而師教之者也。師尊然後道尊。道尊然後學成。天下而無師，人之類滅矣。是以孔子萬世之師尊也。有讀聖賢書而不重師尊者，是不重孔子者也。凡人欲陶成子弟，當知此意方好。

【案】宋彭汝礪，少事倪天隱，及官保信，即迎天隱，猶執弟子禮甚恭。天隱死，母未葬，明年妻亦死，公為葬其三喪，嫁其女於同年進士宋渙。正統間，祭酒李自勉忤王振，被囚，太學生石大用具疏請代。時銀臺懼之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詔並釋。

愛兄弟（解）

兄弟譬之手足，手足在人身，無尺寸之膚不愛也。人無兄弟，如失左右手。幸而天生不獨，有兄弟以助予，此真人生樂事。不可必得者，可不知愛乎。

【案】司馬溫公與兄伯康友愛甚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

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此愛兄弟出於性真者。自來愛兄弟者。必和妯娌。如宋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圓。徐母家富。鄭貧。徐不驕。鄭不諂。共居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家有遺送。必納舅姑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為己物。鄭歸甯。徐乳其子。徐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為己子。子亦不知孰為己母。家貓為人竊去。犬哺其兒。人皆謂和氣所感。後宋太宗表其門曰二難。

信朋友

（解）朋友以輔仁者也。人有諍友。乃能聞過。人有良友。乃能成德。然友道患其不長。又患其不實。信者實也。實故誠。誠故敬。輔仁以此。聞過以此。成德以此。何患其友道之不長。

【案】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託。文季不敢對。自後不復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賑給之。張子頡問曰。先人未聞與大人友。何如此。文季曰。昔曾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文季後登高第。

京三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篤。處其子不肖。密付以千金曰。吾子必敗吾家。俟其困極。酌濟之。未幾。其子窮迫幾斃。德始召詰之曰。爾父有產

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斷不敢荅德曰吾有微物惠汝恐仍浪費耳其子指天誓不負德恩德立取千金還之封識如舊並告以故其子感泣痛改前非遂成富室後德生子仲遠登第官至尚書

睦宗族解

宗族者一本之枝葉也在我視之為宗族功期祖免愈遠愈紛在祖先視之皆吾子孫也我不知有宗族豈不知有祖先乎知有祖先便當知有祖先之子孫矣可不睦哉

【案】范文正公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為義莊於族之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至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謂子弟曰我宗族甚眾於我雖有親疏自我祖視之均是子孫且祖宗積德百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均及宗族子純仁克紹父志俸祿所入悉廣義莊子孫纍纍輔相

和鄉鄰解

鄉鄰者祖先父母兄弟宗族之所共桑梓者也苟無釁焉何至不和其不和者勢利間之慳吝生之嫌疑致之家人婦子口舌爭之大抵皆始於家法不良而後禍生於閭里也和之之法曰

謙曰惠
曰忍

【案】劉寬字文饒性仁恕雖倉猝未嘗疾言遽色人失牛就寬車認之不辨解與之後數日亡牛自歸其人慚送還請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因錯誤幸勞見歸何罪之有

吳縣揚翥鄰失雞指姓而罵家人以告公曰坊市中揚姓非一家又鄰人作室檐溜落家受汚溼患家人復告公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侵基址子弟皆不平公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也不妨後歷官至尚書

別夫婦解

夫婦為成家之始而實即孝弟之原夫婦而不和人之患也夫婦而不別尤人之憂也與其過於和而無別不若處於別而自和

【案】晉臼季使過冀見卻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歸而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君請用之遂為晉卿

後漢梁鴻字伯鸞娶妻孟光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教子孫（解）子孫自有子孫福，養子孫有窮期也。養而不教，則近於禽獸，何樂乎有子孫哉。然教之亦有本末也。末何在，文藝是。本何在，器識是。夫亦曰孝弟而已矣。

【案】劉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閒。或謂君只一子，獨不加恤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後為名臣、司馬溫公六歲時，弄胡挑，女兄欲去皮不得，婢以湯脫之，女兄還問誰為脫，公曰自脫耳。父和中公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詆語。溫公一生至誠無妄，父教然也。皇甫謚少時遊蕩不學，其母任氏歎曰，昔孟母三遷教子，豈我居不擇鄰與，何自棄之甚也。因相對泣下，謚感悟，立志勤學，家貧常帶經而鋤，窮究典章，手不釋卷，數年遂無所不通，名乃大顯。以此知教子孫之事，不特丈夫當知也。

時行方便（解）方便之為道大矣哉。上自君相治國家，下自庶民處身世，無不尚之。故聖賢曰恕，仙曰平情，佛曰廣濟，皆此意也。曰時行者，行之不窮也，行之不可一日廢也。

【案】葛繁嘗謂人曰。予日行利人事。四十年來。未嘗少廢。問何謂利人事。公指坐間人躡子曰。即如此物置不正則觸人足。吾為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人人可行。愈久愈益。此貧賤家皆可行者。至富貴人。如漢陽熊士章。舉明經。樂道不仕。一生以方便為念。每日袖銀一包。俟貧老幼孤者。過即予之。日以為常。徧國中知公好善。有急必與。雖源源而來。勿之倦也。一日里中失火。延燒千餘家。公乃計口出薪米給之。是日施與幾及千金。公時行方便。如是壽八十有八。無疾而逝。子鳴盛。辛酉經魁。孫伯龍。順治己丑鼎甲翰林。學士。曾孫正笏。康熙戊午經元。

廣積陰功。

(解)功而曰陰。人不知也。人不知。天知之。陰功而曰積。多也。多積之。仍廣積之。言積之自我而被之自人也。

【案】宋楊旬。為夔州推官。處心正直。累積陰功。子年幼入泮。旬夢神曰。汝陰德有感。子必貴。須改名。楊椿。因改名入場。果中第六。會試中第九十六名。殿試大魁天下。夔州使君問旬何由致此。旬曰。某奉

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留得三個慳囊每決罪因有吏書入輕作重某為平反從死減流者囊中投一大錢從流減徙杖者投一次樣錢從杖罪輕減決放者投一小錢耳 宜興學使吳頤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曰方今荒歲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納二輕犯追贓贖罪者代完三各城門設粥廠四親族貧者不時餽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瘵疫七掩骼八造橋九置義莊十助學田公欣然行之後連舉三子俱登高第

救難濟急（解）

難者沈溺於禍患拔而出之故曰救急者遍近於禍患濟而渡之故曰濟救濟之法一曰誠二曰巧如孚佑

帝君功過格小序所言是也

【案】眉山蘇公仲果遇歲荒賣田以賬其鄉及年豐人償之辭不受雖迫於飢寒而心不悔生子洵孫軾轍俱貴顯文章節義世稱不朽 張繡邯鄲人家貧無子置一空鏤積錢十年而鏤滿有鄰人犯徒三子俱幼擬賣妻贖罪繡恐其妻去而子難存活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不足夫人拔釵湊

之。是夕夢○上帝抱兒送之。遂生國彥。歷官刑部尚書。

李凝家貧好善。時有平陽耿廉。械送京師。中途妻忽欲產。人不肯納。妻臥草哭泣。凝見之。留入室。曰。人孰無急。何必以入室為忌哉。倘產為風露所感。則母子難保。我寗留之而受不祥。何忍死其子母。後凝家非惟無災禍。抑且多福壽。蓋其報也。宋太史濂高其行。為之傳。備述其事。

獨憐

恤孤憐貧解

孤。不獨幼而無父之稱。凡人寡不敵眾。弱不敵強者。皆是。恤。體恤也。貧。窮也。不在飢寒。而飢寒為尤甚。者。哀而出於至誠者也。

【案】徐擇之判北京。趙士琥攜家自仁興來依之。士琥病卒。擇之父子為辯喪事。厚遺其母與妻。命小吏趙汴護送其家。吏反命。士琥忽憑之曰。某不善攝生。壯年早逝。荷公父子周恤篤至。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舍。無流離失所之苦。陰君以此重公。將福公矣。後擇之果陟顯位。子孫昌達。

創修廟宇(解)

廟宇者神所栖也。創者造也。修者整也。敬神之意所迫而出者也。

【案】嘉興包信之搏學高才累舉不第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風雨露立即取囊中十金授寺僧速令修造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細布四足新衣七件與之曰但得菩薩無恙吾即飢寒何傷僧曰捨銀及布衣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工完同父宿寺中父夢神告曰汝子當享世祿後生子汴孫樫芳皆登第

印造經文(解)

經者聖賢仙佛之書也印者刻而行世也文者勸世之文也切時弊而作也造者撰也有心勸化與人為善之一端可貽久遠者也

【案】杭州汪靜虛志欲刻感應篇陰騭文廣施以薄官未果其子汪源遵先志捐產刻成多方勸募善士各出資財印至萬部施散於人汪源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共施我已超昇天堂汝母亦享高壽眾人與汝已名登善籍矣

捨藥施茶。(解)藥以活人，捨之則無力自活者得以活也。茶以救人之渴而已，然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救人之渴，何異救人之飢，況渴亦足以致疾，施之即道途之良藥也。

【案】丁彥文三十無子，發心將藥材施捨救人。三年，遂得一子，名天應。自後益施捨無倦，雖貴重之味，拯人疾苦，毫無吝色。一日販藥渡海，風波大作，同行三十七舟，無一不覆，獨丁舟無恙。將抵岸，眾人見丁舟下有神龍擁護。廣施二十餘年，家益富。後天應登第，彥文親受誥封，享年八十有九，無疾而卒。 楊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遇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孫皆大富貴。伯雍享年九十而終。 何一德存心仁厚，慷慨好施。奈家貧乏力，不能遂志。惟於冬月措薑湯，夏月辦涼水，以解道路之渴煩。後遭兵困，絕糧。一門無食，勢不能生，忽於庭中蕉上生一甘露。舉家取之不竭，經月無食，不知飢餓。兵退，合家安然無恙。

戒殺放生。(解)殺亦烏能盡去哉。如祭祀血食，不在此例。所謂戒者，如無故不殺牛，無故不殺

羊之類。生者。生生不已之物。所謂放者。如龍繫。鳥獸毒藥魚蝦之類。設法解脫。立禁永除。皆是。【案】東坡先生曰。予嗜蟹蛤。惟此殺生。自去年始。自悔恨。誓不殺一物。如有贈者。即放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自愈於烹煎。又曰。人家不知戒殺。故往往生子不育。或有牢獄之災。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亦猶環道理。因作詩勸之云。每餜必烹鮮。木見長肌肉。今朝血濺地。明日仍枵腹。彼命纖微賤。痛苦不能哭。殺我待如何。將人試比畜。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過大善寺。見繕魚數萬。陶曰。我欲買此放生。佘力弱。兄為倡募。眾成之。張諾。捐銀一兩。募湊八兩。買放之。陶夢神曰。汝未該中。緣放生功大得中。今科榜發。果中。私念曰。爾時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贊成。佘何功。獨歸我。未幾。南京錄至。張亦中。

造橋修路。

(解)橋路之設。以便民也。可以免沈溺之災。可以免崎嶇之苦。造者建。修者補也。然此似有力者能為之。無力者不能也。抑知能者以力。不能者以心。則人人能矣。【案】斂縣佘永寧。販木為業。一日。邑中議建石橋。估價四千金。佘欲獨任。而資本不足。又將山木至遠

明善書局石印

方販賣。及至彼。木價昂貴。獲利數倍。橋既成。其本如故。後余亨年九十七歲。子孫科甲者接踵。

宋辛仲甫知彭州。州有要路險而難行。且少陰避暑。甫築為平坦。栽柳其傍。行人德之。後召為左補闕。人因名為補闕柳。

孫三居涞水西岸。冬月水淺舟膠。往來病涉。孫每至冬月。用板七片救人。二十餘年。因病到冥司。主者曰。此人曾作七星橋渡人。當延壽一紀。後享年八十。無病而逝。

矜寡拔困。

（解）寡不獨無夫之謂。凡勢處於寡獨者皆是。矜者憐也。心竊憐之。則必助之。困者力竭不能自出。則利用拔。拔以力。亦以巧。而總不外乎誠。

【案】河南劉理順。鄉薦後。讀書二郎神廟。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夫出外七年。其母貧。欲嫁媳以圖兩活。姑媳不忍別耳。劉曲措十二金。代其子作書。言去家七年。獲利五百。得遠商十二金。晚即歸。商南去。即日歸家。先寄銀十二兩。等語。商知其夫在。遂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所為之事與書無二。母問子。子駭甚。曰。此神憐我也。劉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遂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

後於廟中見公題詠。知書與銀出自公手。

重粟惜福(解)

民以食為天。粟者。民之命也。不重粟則不務農。不務農則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逸諺生矣。惜福者。推重粟之意。而及於一切衣食也。

【案】元周德家貧。好善。凡見塗間穢滑諸物。有礙行道者。必掃除之。遇五穀在道。必拾之。跛瞽之人。必攙扶之。種種方便。力行不倦。後夢老人折一桂花與之曰。賜汝貴子。以酬汝勞。妻果生一子。少穎異。弱冠登科。袁了凡先生。夫人為子作冬衣。買絮。公曰。絲棉輕暖。家中自有。何必買絮。夫人曰。棉貴絮賤。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贈族中無衣者。公喜曰。此子壽矣。後中進士。

排難解紛(解)

難者積而成禍。排者散而去之。紛者亂而不治。解者析而理之。上自居官。下而庶士。咸知此意。天下享太平無事之福矣。豈不好

【案】朱承逸。居雲東門。為本州孔目。慈心好施。一日晨出。聞橋下哭聲甚哀。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馬

叩其所以曰負債家錢三百千督索無償將同死於此朱惻然遣僕護歸親自造其家見債家悍僕羣坐盈門朱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殺三命於汝安乎我為代還亟取券來即如數還之其人感泣願役終身不受復以二十千資之而去值歲饑承逸以米五百石作粥救貧活人無算是年生孫股肱並登高第

捐貲成美 句力

（解）君子成人之美似不沾沾於捐貲也而捐貲成美其事尤難慳吝者不能也此專為有者而言

【案】范文正公嘗遣子堯夫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以三喪未舉不得歸盡以麥五百石付之既歸未言及文正曰江東曾見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為三喪未葬留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乎堯夫曰已付之矣文正聞而大喜父子好義成人如此宜其連登相位也

劉岑字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為請詰以所費幾何子歷歷具陳岑曰且留相伴密使幹吏齎金往辦之兩

月吏回。始與說曰。喪已舉矣。子可速歸。人問其故。岑曰。此子意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為念。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

垂訓教人。

解　垂訓教人。非士大夫有德位者不能。人自庠序以迄閭閻。自子孫以及萬世。皆是也。垂者。著書於下。立法於朝皆是。

【案】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利祿。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劇。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為宋大儒。至今從祀文廟。　明萬歷年。嘉興府學生李定。遇子弟親友談閨門事。便正色阻過。更作戒口業文。垂訓後學。因年邁久廢科舉。門人多應試者。强邀入場。夢父語曰。有一士應今科連捷。為姦室女除名。　文帝奏汝作戒口業文。陰功不小。請以汝名補之。汝必速

捷矣。後榜發，果中式，次年中進士，官至御史。

寃讎解釋。

(解)寃讎有二。人與人寃讎，則我為之解釋。使寃者伸。讎者忘，我與人寃讎，則我以不求伸為伸。以不與校為忘，

【案】呂文穆蒙正。拜參知政事。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同列忿欲詰其姓名。公曰。知其人則不能忘。不如勿知也。何椒邱為太守。有兄弟析居相訟。公察知為內讒故。以詩判曰。只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泣隨筆下兄弟感悟。願終身不析居。郡人有厚兄弟而多方掩其妻者。皆為公德所感。

斗秤公平。

(解)斗秤本是公平之物，其不公平者，非斗秤之實也，我用斗秤之實，則公者還其公。平者還其平，不參以私。不加以術，積福無量，

【案】唐李珏。廣陵人。父販糴為業。年十五。父使珏主其事。有來糴者。授以升斗。令其自量。不計貴賤。每

斗只取息數文。以養父母。澹泊無求。衣食自足。父曰。貿易規利。人之常情。吾生平出入。不易升斗。自以為公矣。汝今聽其自量。而生計不匱。豈非神功耶。珏年至八十餘。不改其業。後壽至百餘。卒三日棺忽開。視之。蟬蛻去矣。

萬歷間。揚州有一大南貨店。其人臨死。囑其子曰。我生平起家。在此一秤。子出問故。父曰。此秤乃烏木合成。中空。內藏水銀。秤出。則倒水銀於頭。秤入。則倒水銀於尾。入重而出輕。所以致富。當善藏之。子心以為不然。父死後。子將秤燒燬之。烟中化出一龍。昇天。未幾子之二子皆死。因痛曰。出入公平。反喪二子。天道有知。其如是乎。嘆畢。憑几而臥。夢至一衙門。主者諭之曰。汝之父富。乃由前生種德所致。若今生亦如是。則子孫昌大。無比矣。奈輕秤欺人。重秤肥己。欺心造業。獲罪於天。故遣破耗二星。使為爾子。即日將爾父所掙產業。盡行花費。仍繼以火。俾爾產盡嗣絕。以示欺心之報。今爾能焚改父秤。力改前愆。○上帝鑒汝誠心。將破耗二星取回。即日降福德二星。以光爾後。汝當益加勉力為善。毋得怨尤。醒時一一記之。為善益力。三年之內。果生二子。皆登進士。

明善書局石印

子孫繁盛。

親近有德。

（解）有德之人。能以德輔人者也。親近之。則積愧生奮。積奮生勇。其助成我德者。不少。而子弟亦有所忌憚而效法云。

【案】劉安世少慕司馬光德望。從之學。光教之以誠。令自不妄語始。安世敬佩之。歷官臺諫。遇事敢言。一時目之曰殿上虎。生平以大節自厲。嘗曰。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為名臣。諡忠定。歐陽修為翰林時。嘗以空頭門帖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善。即問其所居。書填名帖。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為延譽。

遠避凶人。

（解）凶人。非凶暴之人也。惠迪吉。從逆凶。其人有不順理。即是從逆之凶人。遠避亦非拒之太甚也。不過不與親近耳。

【案】長洲尤翁。開典鋪。歲終。有一人。白手來取當物。司典者不允。遂大詈。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為新年。

計耳。事甚小。何以爭為。命撿原當得衣幃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具。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是拜年用。他物無所急。似可留也。其人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家資蕩盡。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藥。不獲許。尤翁。則移他家耳。翁語人曰。凡非理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奇禍立至矣。　劉甲。凡與人交。其人必有奇禍。王建不信。與之談論。未及終日。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鵂鶹。人遇諸途。避之惟恐不速。

隱惡揚善（解）

隱惡揚善。大舜有大焉。惡者一經道破。其惡愈濃。善者不為稱道。其善或阻。隱之揚之與人為善。樂莫大於是矣。

【案】彭季長有金釧數隻。出以示客。或匿其一於袖中。公不言。眾驚求之。公曰。只此數耳。無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墜地。公曰。乃出我袖中耶。眾服其德。宜公之享高壽。子孫俱顯貴。　宗濂侍經筵。上問廷臣臧否。公但言善者。後問否者。為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若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其

宅心仁厚如此

利物利人

(解)人物皆我同胞與者也利人之事不一而不外方便一言利物之事亦不一而不外戒殺放生一意能利人然後可利物能利人而又不可不利物也利物難於利人故先言物而後言人

【案】陶隱居已獲道要修合本草濟世活人甚多而不得上昇託桓闓訪之曰君所修本草以蝱蟲冰蛭為藥功雖利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居後以草木可代物者另著三卷行世遂昇仙去宋里老陳元植麤有家業好行陰隲不特利益及人即禽蟲悉蒙其惠每將食百鳥飛鳴而至一夕夢一緋衣人長三尺餘謂曰爾命本促以盛於陰德一切物命皆所濟活故能延之年至九十九晝坐忽袖中一物投地化三尺緋衣人拱立曰君壽不四十○上帝以汝利物利人故命我護爾今已百歲辭歸天上瞥然不見元植與子孫述之凡事俱畢逾月無病而逝

回心向道

解　道者。心所歸宿。惟其心放而不回。故與道背而不向。一旦回心。自然向道。所謂回頭即彼岸也。

【案】嘉靖中。江西俞公。名都。字良臣。幼行善。七戰棘闈。皆不售。五子夭其四。一又失去。妻因哭兒。兩目皆盲。臘盡。不堪。疏禱竈神。求達天曹。四十七歲除夕。與瞽妻對泣而坐。忽有角巾皁衣老人來。曰。君家事。吾悉知。久矣。君務虛名。瀆陳○上帝。察君之意。貪念。淫念。嫉妒念。褊念。驕矜報復慳吝念。種積意惡。神皆知之。方不免禍。何由祈福哉。君欲行善。須將妄想惡念。猛力屏除。不圖名。不望報。不論大小難易。耐心行去。即力有不及。亦勤勤懇懇。使善意圓滿。萬勿自欺。久之。自驗。言畢。進竈室不見。公即誓改前非。實行善事。如是三年。至五十歲。張江陵相國聞公名。聘至京為子師。因入監。遂於丙子丁丑聯捷。偶謁內官楊公。楊令五子出見。內一人年十六。即公所失子也。楊厚贈送還。公夫人撫其子。喜極而慟。兩目復明。公不願出仕。辭江陵而歸。為善益力。為子娶婦。連舉七孫。悉嗣書香。壽至八

十八而終。晚號淨意。作遇竈神記。

改過自新。(解)過者汙也。心本無汙。染於過則汙。一旦改之。則汙亦一旦去之。汙既去。則心之光輝而潔白者。豈不煥然一新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案】明田潤。江西人。說話刻薄。不喜聞道學語。生三子。長子左眼盲。次子右足瘸。三子有失心瘋疾。遇淨雲大師。謂之曰。眇一目。跛一足。靈臺一點瘋不住。三子如斯。定有故。潤曰。我無大惡。但口過頻頻。意惡種種。不能自禁耳。師曰。此惡卻不小。急當懺悔。潤悚然從之。一心改過。日行濟人利物之事。惡念不萌。如此十年。三子殘疾皆醫治痊可。享壽七十有五。

滿腔仁慈。惡念不存。(解)仁慈之念。本是滿腔。惡念存之。仁慈便有缺焉。人能去其惡念。乾乾淨淨。無一存者。中無人欲。安得不讓仁慈來滿腔乎。故此二句。當以去惡念為先。以養其仁慈之天。

【案】呂祖學仙於鍾離仙。仙授以丹。點石為金。可以濟世。呂祖問曰。終有變乎。仙曰。五百年後。當復變本質。呂祖曰。若此則害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仙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此一心。三千功行已滿足矣。

一切善事。信心奉行。(解)以上一切善事。人人皆當奉行。但不一發信心。則行之不力。故奉行必先有信心也。此總上文。而結之。以起下文報應之驗也。

【案】宋趙康靖公。嘗置二瓶於几上。每起一善念。投一白豆。惡念投一黑豆。始而黑者多。既而絕少。久則善惡兩念都忘。瓶豆亦不用。常熟徐翁。好濟人利物。凡一切善事。無不盡力行之。數十年不倦。夜有鬼呼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其子栻果鄉薦。翁積德愈厚。鬼又歌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栻果登第。官兩浙巡撫。

人雖不見。神已早聞。(解)人之所見者事也。神之所聞者心也。非有信心。不足言心。

非有信心以行一切善事。不足言事。惟有心有事。而後可使神聞也。

【案】宋黃靖國。為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冥官曰。儀州有一美事。卿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某年某月某日。在華亭。揚宅行醫。揚妻李氏淫奔。從志力拒。○上帝勅聶從志延壽二子孫三世登科。靖國既還。說與從志。從志駭曰。此我獨知之事。妻子亦未嘗聞。不意已書陰籍。後從志果壽考。子孫果皆登第。

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減。禍患不侵。

解　福壽之報在一身。子孫之報在百世。兼遠近而言之也。此益其所願也。災。天災。病。瘵疫也。禍。橫禍。患。憂患也。不侵者。言禍患不得而入也。此去其所惡也。一反一正。分言報善之無定在也。

【案】裴晉公貧時。遇一相者謂白。公形神稍異。不貴必餓死。一日遊香山。拾遺物。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攜以歸。明晨復往候之。見一婦大慟而至。曰。父以罪繫。昨賂得玉帶一。犀帶一。欲求津渡。不幸。祈禱

匆忙。亡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遽還之。婦願留半以謝。公不受。後相者復見公。大驚曰。公陰隲文起前程萬里。非我術所能知也。公登進士。官上相國封晉國公。享年七十有六。五子皆貴。　櫟陽尉郭二郭困頓。無一善狀。親友漸相疏斥。每困倦時。見二物如猿。跳躍其旁。心甚惡之。卻之不得。後自悔過折節改行。忽一日。二物見形。作人言曰。我乃主世之災耗者。君有罪故來相擾。今君有悔過遷善之心。當從此逝矣。　何慶病聾啞。不能自養。居大寺中。見道路有荊棘。輒斬除之。夏秋日必除去挾路上草。勿使雨露沾衣。一夕夢一黃衣人謂曰。汝前生輕聽是非。好談人短。故有此病。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矣。醒來聾啞俱痊。　永嘉許及之。世代積德。一夜有盜入門。家未之覺。許夢一巨人持搶逐盜。驚竊起視。外戶盡闢。毫無所失。及明晨。見一木搶立門外。不知所從來。深以為異。未幾。入廟燒香。見廟神手中正失一搶。

人物咸寧。吉星照臨。

(解)人物者。括其一家而言也。寧者安也。若居官者。即可以安

明善書局石印

天下之人物也。吉星者。天之善氣也。善氣照善人。隨所往而無不臨之也。自敬天地至此。皆言能盡忠孝節義之人。於人之道無愧。而神明鑒察。其報之不爽。如是也。

【案】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共食之。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等之不食。韓文公刺史潮州。為文祭鱷魚。而民恵頓除。趙嘉為平原太守。飛蝗不入境。宋均為九江太守。暴虎渡河。管寧自遼東歸。海中遇大風。忽起。沈沒瞬息。惟自反以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為罪。已而他舟俱沒。惟寧舟安然。時夜晦暝。舟人莫知所泊。遠視有火光。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燈火。人皆異焉。以為神光之所照也。

若存惡心。不行善事。(解)人心本無惡也。乃存惡心者。亡其固有之善。而加以本無之惡。遂致行事亦不能善。不善存於心。而發於事。如下所云是也。此以下言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而有愧於人道者。神明鑒察。其報之不爽。如彼也。

【案】湖廣盛某。素性險惡。家富。欲造樓。苦地窄。與鄰張姓言。張不允。盛令盜扳張入獄以死。卒得張地。而樓成。人號盛為黑心盛。子六歲不能言。一日忽大言曰。吾非張某耶。來此圖報耳。盛七孔流血。倒地而死。盛子費盡財產而死。　宋澄海門外。有專謀人產者。家甚富。乾隆八年秋。有遺士化齋。吝不與。道士笑曰。我豈少於食哉。主人罪重。故勸行善事以解之。今若此。不可救矣。已而雷火燒其室。一生蓄積。頓成灰燼。

淫人妻女

(解)淫為萬惡首。上文言之矣。此獨揭之以冠諸惡之條。妻女為人之妻女。見淫之為孽大矣。我淫人妻。人亦可淫我妻。我淫人女。人亦可淫我女。易地皆然。著一人字。有無限警惕人心之意在。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即萬禍之所由召也。戒之慎之。

【案】張安國淫一鄰女。致女死於非命。後應試。主司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叱曰。豈有淫人害人之人作榜首者耶。主司忽撲地。及魁起。視其卷已裂為粉碎矣。安國知其故。慚憤而卒。　豫章有一

乳雙生者相貌聲音如一自襁褓以至三十些微得失皆同三十一歲兄弟省試鄰婦孀而麗挑其兄兄正色拒之弟托為兄與婦通焉約曰我得中必娶爾及放榜兄入設弟下第矣弟後誑婦以發甲後娶且取婦所有財物以去春兄登甲婦盼望不至陰以書貽兄而死兄得書驚詰弟弟俛首輸情次年弟子殤因哭子失明未幾亦死其兄無恚享高爵多子孫

舉人許兆馨往福寧州謁房師路過尼菴見小尼而悅之遂以勢脅而強汙焉還至其地被鬼打死

江寧庠生郭其未放榜時對門揚生謂曰我近為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為汝於其時淫家中一婢女故除君名及放榜果不中

他如寄興青樓自謂風流雅事不知淫娼賤質亦是他人女妻況百種溫存無非陷人鉤餌破家蕩產流入匪類倘遇屍癆之婦瘡毒之妓延染及身豈惟不齒於親朋抑且見憎於妻子甚至毒氣內傷不能生育繼有生育而先天毒盛發為異瘡惡瘟以致夭亡因此覆宗絕祀往往有之

破人婚姻(解)

婚姻前定豈有受破於人之理但我不破人人自破則於我何咎若我去破人

或謀其利。或扶其嫌。或貪其色。則有意破之。雖人之婚姻聚散。適逢其時。而我身已多叢一惡孽矣。世之好談閨闈者。尤宜凜之。

【案】浙中一孝廉。有友窺其妻色美。欲計得之。孝廉為之畫策。飛語入某之耳。謂妻有所私也。其欲出妻商於孝廉。復力主之。為作離書。既脫稿。某錄去而存其稿。適賣筆者至。購選毫。漫以稿塞筆管中越三年。為順治戊戌會試。攜筆入闈。搜者得紙以獻。監場荷伽杖責。革去舉人。四明葛鼎鼐。號海門。為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揖而去。神托夢於廟祝曰。為我築屏於門。葛狀元過此必揖。我起立不安。廟祝如言。將鳩工。神復夢曰。無庸。葛生代作離書。已削盡其科名矣。蓋里中人有棄妻者。挽葛代筆也。葛聞而力完其夫婦。後止中一榜官副使。江南己卯省試。一生七草俱完。見一女子按其卷曰。與我寫談人閨闈四字。生不允。女即擲卷於地。生復收之。七藝俱完。逐篇磨對。結句已易談人閨闈四字矣。生愕然。以指拭唾沫洗之。而卷已破。破處閱其字跡。仍是自己結句也。

壞人名節。

(解)名節者。兩間正氣也。壞之有二。一則未成而阻之。一則已成而敗之。或片語雌黃。或一言扶摘。皆足以壞人末路之自新。玷人舉生之修立也。宜成人美。勿成人惡。

【案】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洩言於同學、其人訐於郡。許蘇與試官有私。及定榜時。第十一名果習易。郡守告試官曰。設如所言。何以自解。因於衆前以副卷首名易之。既折號。則自副卷而易正榜者。大璋也。從正榜而易副卷者。即訴璋同學生也。士民咸稱天遣之公。莫不大快。明年蘇冠南宮。江陰修縣志。雨生與簒輯。見舊志所載節烈。內有二婦。事平平無奇。遂削去之。已而歸。過城隍廟。見有兩婦人焉。雨生異而尾之。婦至神前跪訴曰。某等一生苦節。事載志書。某生不訪事行表揚。反將氏名削去。神曰。雨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削其祿籍。雨生聞之。即跪訴曰。一時誤筆。願即改之。兩婦忽不見矣。

妒人技能。

(解)技能。人可有。我亦可有。不知羨之慕之效法之。而反妒之。然妒之之心。亦未始

不從義慕起也。效法而不能。遂妒之矣。

人苟知技能我亦可有。又何暇妒哉。

【案】省士劉生與徐生結省課。在棘闈中。互相檢察。劉見徐卷勝己。佯擠人叢中。墮之於地。給徐曰。已失之矣。徐泣而尋之。俄有一吏出袖中還之曰。適見人擲地上。遂收置耳。是歲徐登科。劉終身不第。

謀人財產

（解）財產何物哉。嗚呼。乃有謀之者。財產在人。謀之不得。則一切惡念生焉。傷人之財。以益己之財。財即多何用。破人之產。以益己之產。產愈厚愈危。

【案】畢袒以苛刻立業。凡產業與之鄰。百計侵之。及其有急要賣。則陽拒之曰。我不欲也。既去。又陰使人勾之。及至。則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情急。只得減價相就。及成契。則又曰。我銀不便。約其日來取。至期。或以低銀。或以米穀。指算與之。減而又減。平生所為。大抵類此。後袒死。其長子以人命係獄。破家而死。次子流落乞丐。死於他鄉。嗣遂絕。常州蘇益仕至監司。富而多吝。嘗買一菜園。反復播弄。欲減其價。賣者情急。彼愈刻剝。其子在旁。甚不適意。乃大言曰。大人可稍增價。兒輩他日賣亦得善

價。父愕然。自此稍悟。後益死。其子改從厚道。一反父所為。因保身未敗。

唆人爭訟。

（解）人之爭訟。我何樂而唆之。非貪其財。即倚其勢。遂有誤殺人命。破敗家風。而不顧者。唆亦多術。筆刀舌刀皆是。

【案】黃鑑。蘇衛人。其父慣教唆爭訟。蕩人產業。致人寃獄。後鑑弱冠登正統壬辰進士。郡人皆歎天道無知。天順在位。鑑歷升大理寺少卿。一日上御內閣。得鑑於景泰中有禁錮天順疏。立時族誅。蘇人大快。　乾隆中年。有許胖子。衡州人。在雲南昭通府充代書。其地乃新彊。知此者少。許一人為之。獲利甚厚。財來極易。故浪用不惜。復誘淫婦女。莫知其數。是又造孽中之孽矣。如是者十年。被人告發革役。毫無存蓄。於是大困。求乞街坊。又得一水脹病夜臥城下。肚腹脹破而死。無子。衆以草裹埋之。

損人利己。

（解）凡一切惡。皆損人也。而其意為利己耳。利己而適以害己。

【案】保靖州揚大王周錢火兒三人。同一駭懦漢。避雨崖下。俄而虎至前。三人共推駭懦漢一出以當虎。

不意崖忽崩虎驚而去駭懦漢反得免害而三人俱壓死矣 朱少傅國禎曰浙有二士俱春秋名家秋試前一夕一生密取彼生膳正筆嚼去其穎及入場抽用已禿盡矣慟哭欲棄卷出假寐間覺人促之寫者起視其筆依然完好且疑且寫既完仍禿筆也交卷至二門遇彼生迎問曰佳卷得意否謝曰但得完卷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嚼筆生貼出禿筆生竟魁選聯第

肥家潤身（解）兄弟睦家之肥富潤屋德潤身肥潤者當於此間用力而今人之肥家者財貨也今人之潤身者衣食也甚有取非禮非義之財貨衣食於人而為肥為潤者

【案】紹興某官巧於貪黷積財數十萬及敗歸買良田十萬畝富甲一郡其祖父屢示以夢言冥譴將及略不知警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夭死官病癱瘓家著醜聲不數年家資敗盡抑鬱將死張目大呼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數萬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不曉呼畢遂卒

恨天怨地（解）造物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然其所憾正其所以為大而不知命者動曰天地胡

不佑。嗚呼。曾自問能邀天地佑否。而反為怨恨以重過耳。知天地之當敬。則怨恨自不敢生。

【案】焦俊明。早歲登第。久而不遷。屢以坎坷怨天。又上表章致禱。一日有素書墜爐前。細視之。乃天篆一十六字云。受金五兩。折算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後明閱之。膽喪色沮。不久而斃。

罵雨呵風解

風雨皆有神明司之。可罵可呵乎。田夫野婦不知此等。或不免罵。所可怪者。或文人學士。而亦有出此者。則平日縱恣慣暴戾慣。若不知撿點者。然此病根不淺。宜戒慎之。

【案】楊絢美。有從子數人。幼在家塾。值大風雨雷電皆出戶望之。或詈之。且笑曰。是風伯雨師所為乎。雷亦有鬼。有則殺之。忽風雨甚。方入門。遇霹靂一聲。眾皆負牆僵立。駭汗欲死。天霽。人覓得之。見庭中樹皆碎。而羣兒之髀盡焦。痛不可忍。有赤痕若杖形。救之乃甦。

謗聖毀賢解

聖賢豈能與爾爭哉。處千載以下。議千載以上。易處聖賢之世。為聖賢之事難謗者未之思耳。毀者則又有意謗之者也。蔑理畔經。莫此為甚。

【案】李卓吾性情偏頗多違常經其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豈義農而下盡燃燈龍行耶又曰人能無以仲尼之是非為是非則是非定矣孟子程朱皆所誹排至以始皇為聖帝武后為聖后馮道為聖相其怪僻如是後被張給事參奏逮問服金而卒

滅像欺神

【解】聖賢仙佛之像未必神皆依之但既有其像即有其神像存而生其敬畏神乃憑也必曰滅之毋乃欺神實甚

【案】吳郡高受有人送伊玉佛一尊受愛其玉美乃截斷作環帶於手指後以飛語坐罪腰斬於市佛量如天未必深究而司報應之神罪之矣　康熙間福建福州府林逸王元升屢赴春闈不第憤憑無聊偶醉入○文昌宮狂罵舉聖像仆地復題詩而去歸即病作自言曰汝二狂徒前身止有小善今得一榜已過分矣何敢猖獗至此立發地獄究治家人惶恐速新聖像二人俱死　明萬歷初西華人王著應里役輿納户會計爭完逋誓於城隍廟著自謂生平正直因曰神不辦正當是土偶塑

汝無益。是夜宿揚善寺。忽聞門外呵喝聲。起視。見一宰官。幞頭朱衣。擁衛甚眾。呼二力士操刀向著將刺之。着窘迫。口頰中刺。流血滿地。寺僧驚起。不見其人。

宰殺牛犬

解 牛犬効力於人最多。無故不殺。天子且然。敝蓋不棄。孔子且然。而況於常人乎。宰殺至此。視物命如草菅矣。故愛物之仁。當從此始。

【案】嘉靖初。胡懌為福建方伯。延尚書林俊宴會。俊忽昏寐。良久醒曰。異哉。適至一官府。乃吾宗尚書聽也。云閻君即宋范文正公。吾為其屬。以爾昔為縣官。不禁殺牛。減壽一紀。予曰。有禁宰榜在。令縣神錄禁牛榜。果有之。申奏還壽。座客皆驚。咸誓不食牛。後俊果十二年終。

康熙七年。無錫北關祝家寓一客。出見賣犬肉者。縛一犬。買放之。犬即隨客不離。後客往江陰。發買棉花。有銀二百。為主家僕竊見。與船戶謀。以酒醉客。用蒲包絪緊投水中。犬即跳岸。跑入村家。哀鳴不已。若招人走狀。村人隨至水邊。犬跳入水。銜起蒲包。村人解視。氣尚未絕。因仍往祝家。俟僕與船戶歸。解縣伏辜。

污穢字紙解

粟以養人字以教人君子飲水思源敢污穢字紙乎污穢二字所包甚廣惜字諸文言之詳矣

【案】揚慧兒九歲不喜屬文於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一日在館索夜桶不得遂將殘紙藉於牀前便之誤投字紙在内次早翻閱故書即茫然不省拈題構思胸中如有物礙不後成一字矣竟至廢業卒以病夭

武功縣寺有藏經六生講讀其中時遇寒月四生取經燒坑一生取經一燒面水一生心惡之而不敢言則對山康狀元也一夕對山夢三官排衙六生皆跪中坐者曰爾等何敢取字紙燒坑四生俯伏請罪斷皆絶嗣後問燒面水者斷無前程末顧對山汝何不言曰我年幼心知不可不敢犯長者耳斷曰恕汝汝得志可扶持法門驚覺遂書其事於書末後督學來試五生皆被黜六月瘟疫盛行四生死門户皆絶洗面生作老教書後餓死此康對山親與蒲州揚會憲言者

恃勢凌善解

勢者一時之焰善者百世之榮本不可敵也無如有勢者無理而強有善者守

分而弱。自古以然。恃而凌之凌善人即凌天地也。勢盡而善獨存。

【案】浙省廣濟軍歲差役戶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有人侵用官鏹無可為償。府判王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於官。載入西湖。令陪客取資納官。後府判子孫世世為娼。

倚富壓貧解

富者亦曾貧過來。貧者何嘗富不得。今日富在我而貧在人。安知明日不富在人而貧在我乎。然世人不想到此。則憑一時之力。一帆風便。使個盡也。可笑。

【案】太倉富民沈某。性險惡。鄰田與同坵者。必欺占之。有網罟車輦什物者。必借而陰損之。慮其侵己之利也。舉債必倍息而後入。其幼婦獨勸諫。勿聽。一日幼婦方歸甯。行未一里。忽雷雨風火大作。一龍入其家。震蕩席捲。孑然無遺。一家老幼俱震死。田歸舊畝。器歸舊主。報應之奇。人心大快。

離人骨肉間人兄弟解

骨肉天性之親。不有釁焉。誰得而離焉。然既有釁焉。人皆同類。吾不當代為彌縫乎。乃反因而離之。是誠何心。必有貪其利而樂其災者矣。骨肉之易離者。嗚呼。莫

如兄弟。故連類而另條。以示叮嚀。有心者察焉。

【案】江充為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與武帝兄弟行也。因告坐廢。帝拜充直指使者。從上甘泉宮。逢皇太子家使乘車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令勿以聞。充不聽。竟自白奏。會巫蠱事起。上令充治獄。充曰。於太子宮中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惶迫。收捕充斬之。倉猝之間。上未赦太子罪。太子遂自殺。上知之。乃族充。

浙江米信夫為人狡猾。里有富家。兄弟爭產。因唆弟訟兄。賄屬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抑鬱死。信夫擁富二十年。至元戊寅。為謀反者牽連結訟。到縣見吏。宛如大家之弟。抑令招承。復訟於府。見府吏儼如大家之兄。復抑令招承。家產既盡。與妻女子媳八人。俱死於獄。年（至元年號）

不信正道。

【解】正道。如聖賢仙佛之道皆是也。不信者以聖賢為迂闊。以仙佛為杳茫。不知非迂闊杳茫。皆因不善行正道而致。一能信之。則無非守身心與人為善而已。三教一理。皆從信心起。

【案】王安石為相。創行新法。一時皆言不便。安石悉排斥之。嘗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以司馬光、程、蘇諸正人為朋黨。其子雱尤慓悍陰刻。嘗私議欲復肉刑。議未上而死。安石恍惚見雱荷鐵枷。心疑懼。安石死。其親郭權病絕。復蘇。言見一獄。有人被械。白髮大目。卒不言其姓名。即安石也。　姚信文、譚紹遠刊佈陰隲文。去奉真拜佛句。永常安刊孝經。去偈咒之言。後奉○帝君督責曰。敢侮吾言。輕薄已極。是皆其平昔薄佛老以鳴高。豈知三教流通。並行不悖。後之行其教者毀性滅心。以致釋非釋。道非道也。若能遵守其本來之教。明心見性。又何愧於儒。今之為儒者。澆漓成習。無所不至。以致儒亦不成其為儒也。若能遵本來之教。心正意誠。即可成仙證佛。亦入於釋道矣。若不正其訕謗之罪。恐後之訕謗者彌多。吾故於姚文信、永常安。除其名。奪其算。譚紹遠孝行可嘉。但薄責之。世人各宜謹戒。

姦盜邪淫。

(解)姦者詐也。盜者強也。邪者僻也。淫者亂也。此四者惡之尤也。

【案】垣典妻常與人私。又竊鄰家一手巾。鄰詬罵。典乃咒曰。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手巾。當為雷擊。否則汝亦如之。未幾。果斃於雷斧。典脅下有字曰。癡人保妻。妻脅下有字曰。行姦為盜。　吉州王萬里善幻術。王獮嘗折辱之。萬里怒。以術壓獮。獮夜見一女鬼至。詰之。乃曰。妾乃萬里所遣。以害獮公者。公誠謹。不忍侮。今欲乞公申我冤。妾乃豐州周和卿女名月西。母病。召萬里占之。乃記妾生命。行咒禁之術。使我昏仆。負之野。割我髮。及五臟。粉為丸。咒之。復來。紙為人形。百端役使。稍違。即以鐵刺。痛苦備至。獮聞之。縣捕而訊之。月西與辯。又言曾殺二人。遂搜獲二人爪髮。乃殺之。三魂拜謝而去。

好尚奢詐。不重儉勤。(解)奢則不遜。詐則不實。奢能生逸。逸則淫。詐能生誕。誕則放。

好尚至此。習染深矣。儉與奢反。勤與儉因。奢詐尚。則儉不重。而何有於勤。

【案】晉武帝。以外國所貢火浣布為衣。著之以幸石崇第。崇聞帝。故服常服。而從奴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衣以迎帝。卒召滅族之禍。　魯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母猶績。懼干

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母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後文伯卒於難。

輕棄五穀。

(解)儉勤不重。則不知稼穡之艱難。而又何知敬惜乎。輕棄之後。必得飢餒報。

【案】王黼宅與寺鄰。溝中每日流出飯顆。寺僧收之。洗淨晒乾。積成一囤。及黼犯法抄家。絕食。寺僧用前粒蒸熟餽送。黼甚歎悔。後竟伏誅。 康熙四年。松江民袁太葵以魚腸等物和飯飼貓。家僮張某拋糯外。誤入廁中。袁母命掃除。訖。本日太葵父子皆病。夢玄壇神曰。汝不敬五穀。當受雷擊。袁曰。吾生平無過惡。拋棄五穀。家僮所為。神曰。罪坐家長。遂隨行。途遇執旗者曰。已赦矣。玄壇曰。帶歸家堂審理可也。家堂神曰。袁某生平燒香好善。此事實坐不知。且所棄米粒。已經收拾。雖雷部經過。亦無害矣。袁拜求再四。玄壇曰。雷發時。汝家人等入我鞭下。可免。玄壇去。家堂神曰。汝燒香神前甚善。但人多從神前取火。反生褻瀆。後宜戒之。言訖而甦。是日雷聲繞屋。袁不震。張僕昏迷如醉。薄暮方醒。

不報有恩。

(解)天地間一以恩相維之局也。我以恩去。人以恩來。人情從此厚。風俗從此淳。此

自古帝王治法亦以睦婣相尚也乃有恩而不報人情從此薄風俗從此澆矣謂之無人情也可

【案】齊袁粲恥事蕭道成遇害有幼兒方數歲乳母攜之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乳母呼號曰公昔與爾有恩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滅門也兒竟死兒存時常騎一大狰狗為戲死後年餘忽有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於庭即嚙殺之并嚙殺其妻即郎君所騎大狰狗也

瞞心昧己。(解)何以謂之心。人所固有之良心。何以謂之己。平旦不爽之己。為一事而心有不安。則不可為矣。乃仍為之。彼知其不安之心若未能覺察者。是謂瞞。為一事而己有不順則不可為矣。乃仍為之。彼知其不順之己若已經忘了者。是謂昧。瞞也昧也。誰瞞之。誰昧之。曰私心。

【案】白居易與李德裕不協。白有所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寓目。或問之。曰見之便當愛之。上欲相居易。德裕言其衰病。乃止。後德裕失勢。貶崖州。卒於貶所。

明善書局石印

大斗小秤。(解)乘人之不知吾斗秤而用之。是欺人也。因人之明知吾斗秤而用之。是劫人也。

欺人不義。劫人不仁。

【案】杭州王用先。刻薄成家。積財百萬。猶貪心不足。置大小二斗秤。大進小出。欺剝貧民。將及十年。遭禍被刑。家則破散。子孫乞丐。

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解)教有三。曰儒釋道。儒教者。邪教勿能託也。釋道之教。玄之又玄。淺者不能辨其真假。奸人從此滋弊。或愚人不識。遂為所引誘。如下文云云是也。

【案】侯元上黨人。樵夫也。勞苦甚。憩石間。於石中得一書。習其術。能變化百物。役使鬼魔。草木土石。皆成騎甲。未幾。假其術引人眾。眾欲謀不軌。上黨帥捕之。卒為官兵擒斬。歷代如漢之張角。晉之孫恩盧循。元末之白蓮教。多引徒眾。謀為不軌。事敗之後。身首異處。無一得免。

詭説升天斂物行淫。(解)天可升乎。吾未聞升天而有時日可約。耳目可睹者。奈何

集男女眾人。雜處一所。而共觀大某月某日某僧某道升天耶。其究因聚眾而斂物。罪止貪贖。因聚眾而行淫。嗚呼。世不當有是人也。世而竟有是人也。十世以後。泥犁之刦。豈足蔽其辜哉。善治家者禁止婦女入廟。則亦人心世道之一助云。

【案】秦僧約眾。期於某日焚身升天。施錢堆積。至期就火。士民擁仰。御史聞。命視之。令止炬。扣其顱。不應。令人升柴棚寮之。但攢眉墮淚。不動不言。乃諸僧縛著薪上。以麻藥噤其口耳。訊知歲歲如此。先邀厚施。比期取一愚僧當之也。奏聞。合院皆就誅戮。　明萬歷年間。有奸民創為白蓮教。詭言入教者。上等當成佛作祖。下等轉生不失卿相位。引誘男婦遠近會聚。因而斂財物行。姦淫等事。後被人告發。逃按奏上。詔誅其首惡。此教乃息。

明瞞暗騙

（解）既曰瞞。何以明其瞞也。雖明處亦可瞞得。既曰騙。不是暗。其騙也。於暗中先已騙來。此異端中之狡猾者。天不饒也。

【案】乾隆丁未。武岡州周姓。衣食稍足。族丁寡弱。是年歲荒。冬寒。舒姓有乞兒。凍死郊外。距周宅半里餘。周夜臥不知。天明。舒來看見。乃歸約匪徒以人命圍賴。有言要拖累者。有言要報官者。周懼。賄全五十兩求息。十六人共分之。前一班去。後一班又來。人愈眾。要金錢百兩等語。周無奈。往請○帝君聖像。並州城四郎聖像。供於郊外。上疏拜之。眾懼而散。過數月。分銀諸人內。一人忽癲狂。自來周門跪拜曰。我只分得銀若干。但顧你明中拜。暗中回每日拜三次。數日而死。又一人繼之。拜去如前。連死七人。餘九人。願退還原銀。求周懺悔。周不允。十六人盡死。鄉人無不驚畏。

橫言曲語(解)

言取其直而已。乃反橫之。橫者。強詞奪理之謂。又從而曲之。曲者。委曲解釋之。謂此不循正道。而為邪教之途也。

【案】龜城祝期生。好訐人短。誘人為非。人有貌陋者。譏笑之。俊美者。調嘲之。愚昧者。往侮之。智能者。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訐其陰私。士友。發其陰曲。教人興訟。己復和之。搆人成隙。己復

兩利而並存之。見人奢靡。譽為豪傑。見人很毒。讚為辣手。人談佛理。笑為齋公。人談儒行。嗤為偽學。聞一善言。則曰渠口中如是。心中未必如是。見一善事。則曰做這件事。何不做那件事。亂持議論。顛倒是非。晚年忽病舌黃。必須鍼砭刺血。升許乃已。一歲六七作。竟至舌枯而死。

白日咒詛。背地謀害。

(解)咒詛以質神明也。神明不監小人之咒詛。小人乘此作感。稍知畏懼者。終當惕然。乃彼於背地謀之害之。白日之光。人之具矣。然既已咒詛。竟一面咒詛。而一面已究竟明亮亮在頭上也。瞞得過。瞞不過。他日看。

【案】弘治間揚州鹽場。有甥舅同貫。舅竊其甥四十金。甥索之。舅曰。吾與汝至親。寧有是耶。遂拉甥同入嶽廟誓。言吾倘竊甥金。當變為畜類。是夕二人仍同宿一室。夜深。甥聞舅榻下有聲。呼舅不應。甥起視。舅榻無人。捫其地下。有物作聲。大驚。呼眾秉燭照之。乃一驢臥牀下。身足已變。面猶是舅。而口不能言。甥債車載歸。付其家養之。惟啖熟豆。踰年死。

不存天理。不順人心。(解)天理何在。在人心。於人心中之天理打得過。於天理中之人心把得牢。則存以是。順亦以是。乃彼先於自己心中之天理特而亡之。無有存者。行得事來。那一件能順得人心着。

【案】仰思忠。精堪與。為一顯者擇地甚佳。方點穴。俄驟雨下山。夜夢神戒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為考官。鬻三舉子。逆天背理。當有陰禍。仰覺。託故歸。尋以爭地結訟。未葬而卒。家逐貧落。正德己卯。陳良謨與同年北上。至王家渡。俄聞舟人與土人毆捽。至乃陳之家僮。陳責家僮。諭遣土人去。坐中同學某者。忽驚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劫。反誣我身。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首乞哀。乃吒去。在坐者皆嘖嘖稱其才能。某亦揚揚自為得意。語陳曰。今之為官者。才能智略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著矣。其人後為紹推官。惟憑胸臆。竟以考察謫為沔陽縣丞。疽發背洞胸而卒。

不信報應。(解)報應之理。為賢者勸。報應之事。為愚者悟。不信。則愚而好自用者也。必待報應

及其身而後信之。則信已無及矣。【案】儒生潘仰之。不敬信玉歷鈔傳。肆行批謗。用硃筆於字傍逐字加義。又用墨筆批亂話。硃筆批可笑等字。一日仰之忽黑夜開門出街。雙手爬地。指爪齊翻。腿足如細縛。喊叫伊子。捧出玉歷。遮與村鄰。供奉嶽廟。伊子回家。見家內火起。趕歸。燒死伊妻訇氏。裸體往外逃命。仰之親見出醜。歎向眾鄰曰。世人切莫如我。刻薄多年。見此玉歷。仍不敬信。改悔。妄加批評。招此現報。言訖。火遍仰之身。遂成焦爛。眾犬嚼之。其妻羞忿不知所往。

引人作惡。（解）

人作惡。於己何干。而曰引之。必有所以引之之故。必有所以引之之心。尚可問哉。毒害生靈。不過殺人之身。罪當論死。此則且殺人之心。其肉尚足食乎。嘻。

【案】無錫錢某。串黨十餘。誘富家子弟。藥色擲之。均分其利。後遇一少年。賭勝數十萬錢。方得意酣擲。忽諸色迸盆外。口鼻出血。仆地死。其黨驚以為中毒。時同縣一家延道士請乩。降者乃○關聖帝君

明善書局石印

也。云某處有羣兇。用藥色誘少年。吾念乃祖虔奉我。往誅首謀。故來遲。隨訪之。果見羣聚詭異。詳言其故。羣惡失色。相繼斃。

不修片善。行諸惡事。

（解）片善之少。尚不修之。諸惡之多。竟爾行之。此人心之沒。而天理之亡者也。結上文而言。以觀下文報應之條也。

【案】李林甫陰險不測。數興大獄。素所忌者必殺之。後見一毛人。鋸牙電目。命射之。跳入堂青衣遇而暴卒。過廐。馬亦死。甫即見鬼擒挐。七竅流血而死。死後其壻告甫陰謀咒詛。剖棺戮屍。籍其家。元和六年。惠州震死一娼。脅下朱書云。林甫後身。淳熙初。漢州震死一女。亦朱書云。唐朝李林甫陰賊良善。三世為娼。七世作牛。訖。永墮水族。林甫微時遇一道士。戒之曰。君前生多善。今當為宰相。貴後切勿陰賊。庶保令終。林甫不聽。專行一賊害。久之。復夢道士曰。君忘吾言。今獲罪矣。引入一處。但聞風水聲。道士曰。此乃鱗介所居。慘苦莫當。汝應居此。永無出期矣。卒如其言。後世如秦檜嚴嵩。殘害忠良。

敗亂國家。大逆無道。千載聞知。檜至今跪鑄岳墳。嵩後代娼流異域。其報亦至顯焉。

官詞口舌水火盜賊。

(解)此六者人之所惡而畏者也。不知六者之來。皆由自召也。

【案】萬歷間。京口張姓者。七世不得采芹。求夢文昌。夢○帝怒視曰。天罰至矣。尚望泮乎。爾十五年豪家相延。來脡殊厚。汝改作文字。欺誑父兄。誤其子弟。今爾家頗裕。不思服食所從來。取徒館舍。羣習携補。師道當如是乎。張不敢答而覺。方圖自改。忽見一徒。洶洶報曰。某生因賭而鬭。為某生擊死矣。張株連。訟庭刑辱。不堪。家財既盡。悒悒而死。

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其所用斗斛秤尺。大小不一。乾道八年。有道士過其門。戒之曰。汝宜用心平等。不可如是。倘怙惡不悛。必有來取此四物者。災不免矣。一夕夢三青衣來言。汝家秤尺斛斗安在。夢中與之。既覺急尋。已失之矣。因憶道人語。災者火也。即盡徙室中之藏於山中質庫。地忽迸裂。洪水湧出。水奔屋中。財物隨水而去。所居頃刻為潭。家人盡死。僅存一小帛。至今稱為祝家潭。

紹興丁卯大饑。流民滿道。饒州富民段廿八。積穀數倉。

明善書局石印

欲索高價。官遣吏借賑。許諾。次早段廿八見饑民集候。退悔不發。眾方喧吵。乃與家人閉戶拒之。忽雷火大作。焚其所積之穀。段亦震死。宋鄭榮狡惡起家。里中有一富翁之子。榮與結親。百計謀其財產。直至行乞而死。榮既富。行鹽於江河者二十年。紹定間。遇寇江中。中有一盜。縛榮父子。淫其妻妾女媳。盡掠其貲而去。榮復大困貧。苦十年而死。子亦乞丐。

惡毒瘟疫。

（解）惡毒。惡疾也。瘟疫。亦天災也。每見人有惡行者。必得惡疾。而瘟疫之行。大關劫運。獨不入孝婦之門。此其善惡報驗之速也。

【案】漂陽狄某。為雲南定遠令。邑有富翁死。其妻擁貲數萬。叔欲爭之。訟於縣。密囑曰。當以家財之半為酬。狄遂拘其嫂。酷刑拷訊。悉奪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嫂貲恨以死。狄一日晝寢。忽見此婦手持小團魚。掛牀上。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而痛撤骨髓。晝夜呼號。踰年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而歿。蜀御史陳潔。很戾自恣。其決刑獄。專以深巧為能。每月斷死者百餘人。夏憩水亭。見蟢子下懸。引手

接之。即化為火蜘蛛。囓其中指。痛入骨。拂落階下。又化為厲鬼。潔乃指潰而死。

順治甲午三月。太疫傳染。往往滅門。親戚不敢過問。晉陵顧成娶媳錢氏。適歸甯母家。成先得疾。諸子及婦凡八人。伏抌待斃。錢氏欲趨視。父母阻之。氏曰。夫之娶妻。首重翁姑。今翁姑病甚。忍心不歸乎。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遂歸。成聞鬼相語曰。諸神衛孝婦歸矣。吾等應速避。由是一門皆愈。

生敗產蠱。

（解）子孫者。天所以報善人之不能及身而榮者也。若惡人則本可以無子孫矣。然或祖宗無大惡。則亦不遽絕之。亦有遽絕而其報不彰。則故與之子孫以受其報。而本人之孽始了者。且傍人亦因而知警也。諸仙言之詳矣。吾何言也。

【案】陸文淮。上人也。侵其鄰人鄭氏之產以為園囿。所存惟嘉樹一株。陸晚年得一子而啞。數歲遊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啞。及長。荒淫戲傲。盡破其家貲。乃死。人皆以此子為鄭氏後身。

殺身亡家。(解)

殺身不足蔽其辜。則家與之偕亡。家者。該乎子孫財產而言之也。

【案】趙某歷城人。自恃多金。慣行兇惡。識者知其必有天罰。未幾。乖氣聚而不散。父子兄弟。動說咒詈。姑媳妯娌。時相詬誶。因而生產卒多不祥。妖邪作祟。不數年。家財耗散。男婦死亡殆盡。僅遺一女。未嫁。為奸人拐去。

男盜女淫。(解)

淫人妻女。妻女淫人。淫不待言矣。盜何以生也。曰。我之盜。有盜之實而無盜之名。故不受盜之罪。子孫之男盜。無盜之實而有盜之名。且必受盜之罪。吁。子孫必為盜以償。乃罰。天下自此多盜矣。奈何。

【案】永福人薛福。專揑虛詞。唆人結訟。能以曲為直。以偽為真。煽惑官府。陷害良民。奸刁之徒。羣奉為師。遂以致富。後年老運衰。心不自安。延道士鄭林設醮以謝罪。冀得倖免。鄭伏章而起曰。○上帝有詔。家付火司。身付水司。已而家果回祿。產業皆燼。數渡江溺死。子以盜斃於獄。止一女。後為娼。

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

（解）身報如官詞口舌水火盜賊之類。子孫報如蠢敗盜淫之類。皆是也。近報速而輕。遠報遲而重。皆視其惡之大小而應之也。神明者。理之宰。天之靈也。不紊者。不錯也。各如其惡之類而報之也。

【案】秀水屠戶潘琪。積惡如林。一日死而復活。謂其妻曰。我入地獄。閻君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但陰陽阻隔。死者受罪。生者不知。故受者方苦。作者愈熾。人或勸之。則疑而不信。深可哀憫。今爾惡孽已極。着即還陽。顯報大眾。使之畏懼。因命鬼使押我回來。言畢。即起。奔至街市。大叫曰。看我今日報應。即取屠刀。自割其下陰。曰。此我偷淫之報也。又自砍其手。曰。此我殺生之報也。又自剖其心腹。曰。此我陰毒之報也。願世人勿學我。言畢倒地。大眾屬目。無不驚懼。此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事也。

建州人林達。屢屢侵人所有。里中有葬父者。築墳一區。風水最吉。達造僞券。稱其父未死時。將此墳賣於我。遂以己父遷葬於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達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上。安有僞契欺人奪

人所葬而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子孫矣。後果如其言。

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

(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于何分之。曰善曰惡。夫人於禍福之途。辯之至明。趨避至巧。却不知從分途處辯之審。而先趨避之。何愚也。行善者。善若大路。我坦然由之也。作惡者。我本無惡。即天地間亦本未有惡。其惡之有。乃我造而作之也。福報禍臨。統前後兩節而言之也。

【案】庚寅春。武進諸生龔廷揖。因病夢判幽冥事。後無病而夢亦然。每月初一日。赴昭昭堂聽斷。善簿用硃書。卒多忠孝節義。惡簿墨書。多不忠不孝事。總三百餘案。歷歷不忘。隨筆錄之。同郡潘靜菴刊活閻羅斷案。鄒之麟為序行世。　有一人之身。前善後惡。而分禍福者。侯鑑為江夏令。與僧名居約者有舊。時往訪之。每至。必先具盛饌。一日又至。延待殊缺。鑑怪問之。僧曰。公每至。土地必先報。此次不報。是以不及預備也。鑑大驚。使僧問故。是夕僧夢土地神告曰。侯鑑合作宰相。于我有統攝。故報

今受胡氏金六十兩。枉斷一事。天曹已削其爵命亦不永矣。鑑聞深愧。後果然。吏有兩人。一善一惡而分禍福者。蜀郡大饑。富民羅密有穀萬石。閉糶以待價。義士許容有穀千石。盡用賑饑。穀盡繼之以錢。錢又盡。不能開發。來者益衆。乃焚香禱於○文帝求默佑。因轉奏○上帝。敕取羅粟以濟其急。乃發其倉穀。隨風起自空而下。旋成小堆。遍於荒郊。聽民自取。而羅之藏穀一時俱盡。氣憤縊死。鄉人感許。次年衆酬之。有司詳報。以許為邑佐官。子孫昌大。

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解)斯語豈自我作哉。而我亦既作之矣。我之作。我之願也。願人聞我前語。而知勉。願人聞我後語而知戒也。奉行者即上文信心奉行之意也。言不在深在淺。不在遠在近者。願人易於奉行也。身心之益。奉行則得。否則即日讀吾經。與不讀何以異。

【案】○帝君生平有言。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又勸世箴曰。做好人。行好事。讀好書。說好話。此好

明善書局石印

四語。亦○帝君生平箴言也。蔚州魏象樞。虔請○帝君。語之。曰。吾道一貫。孔子也。曰。一以貫之。何也。對曰。大人當有擴充推致工夫也。○帝君又曰。赤子知能。原是一貫。爾說與世人知之。　鄒一桂省試。時見人刻善書以紛紛施送。恐人識褻。反增罪過。為辭。即夜夢○帝叱之曰。爾讀書明理。尚為此言。若人皆效尤。善路幾絕。後乃印送此經千本。虔誦奉行。遂為翰林。登台輔。覲此益知。願人奉行。大益身心之旨。

戲侮吾言。斬首分形。

(解)吾言者何。天也。神也。陰律也。王章也。戲侮吾言。是戲侮天神。戲侮陰律。戲侮王章也。當科何罪。斬首分形者。大不敬。畔亂之誅也。陰律王章。同條共貫。勿謂吾言之太猛。亦勿謂吾言之不早也。

【案】浙江一生員。素不敬信神明。適會○帝君降乩。遂戲言曰。○帝君智勇出羣。何乃為呂蒙所詐。○帝君即降乩曰。呂蒙今何在。英靈萬古傳。不看黃甲面。斬頭在眼前。後此生中進士。隨患對口瘡而

死。富波李燧升。順治乙未進士。赴京。舟泊吳門夢○帝君諭云。汝有大禍。急註善書。勸迪來學。庶可解免。李不之信。及後謁選得漳州司。還過吳門。後夢帝君怒責曰。汝違吾言。禍今至矣。及明而縲騎造舟。挐解赴京。沈淪獄底。

有能持誦。消凶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凡有所求。如意而獲。

(解)此數語。言報何厚。而且易哉。吁。不易也。試思何以謂之誦。誦者。口誦亦心誦。何以謂之持。持者。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能持而後能行。能行而後能體。先之以信。繼之以好。以誠立志。以勇祛私。以永行。振其情氣。以篤志。絕其紛心。是謂能持。是謂能誦。今世之誦是經者有矣。而得是報者蓋鮮。豈報之爽與。誦非吾之所謂誦。持非吾之所謂持。則誦猶勿誦。持猶勿持。烏覯所謂報以功名富壽者哉。然則為之奈何。夫亦曰盡忠孝節義等事。於人道無愧。可立於天地之間而已矣。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學者盍取法馬。

明善書局石印

【[illegible]】江東王徵進云。康熙壬戌秋。塞歷邊徼。貧病交侵。適遇王左公授予一編曰。此○關帝覺世經也。捧讀之下。立願遵持。弗敢少懈。而廿餘年之痼疾勿藥有喜。年愈五十。時憂嗣息。至是越十年而連育五子、後又種種瀕危蹈險。均蒙○帝眷。履險如夷。轉危為安。皆持誦真經之明驗。休甯金弃山奉持真經。舉動必以為準。一日舟過七里壠。暴風陡作。舟幾覆。人見黑霧中有金甲神持紅白旗曰。此身有持誦真經者三人。宜保護之。舟遂定。三人一南關許姓。一嘉定俞姓。

袁了凡先生名黃。幼孤母命學醫。謂可養生。復能濟人也。偶遇雲南孔先生。為起皇極大數。言明年即當進學。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選四川大尹。在任二年半。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無子。後驗其言皆奇中。因信榮辱死生皆有定數。澹然無求。一念不起。後於棲霞山遇雲谷禪師。教以立命之道。惟在行善。自能轉禍為福。不當為數所拘。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將已往事一切去過却像從新做人起。務在立志決行。不可自棄。堂堂丈夫。奈何為孔先生算定哉。遂出功過格。日記所

行之事。以自考其善惡。乃發憤立誓。行善事三千。以求登科。果中式。又行善事三千。以求子。果生兒。名天啓。又誓行萬善。求中進士。丙戌果登第。授寶坻知縣。置一冊。名曰治心編。所行悉記。夜焚香告○帝。如趙閱道。寶坻糧重。百姓不堪。力為區畫以減之。夢神告曰。即此一事。萬民受福。可當萬善矣。其夫人亦助之行善。用鵝毛管印記曆日之上。至五十三歲。沐浴以待。竟無慝。壽七十餘考終。子天啓亦中甲科。孔先生所算遂不驗。

萬禍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

（解）雪消。消之盡而無形者也。雲集。集之厚而自天者也。禍消祥集。則為福矣。諸如上文所言之福。豈有他道可致哉。亦豈徒誦吾經所能致哉。惟善方可以致之。善者所包至大至深。非小就淺嘗所得而盡也。

【案】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司星子韋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以治國家者也。曰。可移於民。公曰。百姓死。寡人將誰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百姓必死。子韋曰。天高聽卑。無誠不格。君有至德之言

三其必有動於天矣。是夕熒惑即不復見。唐郭子儀。生平惟仗忠信。推心置腹以待人。安於義命。用能恢復兩京。功蓋唐室。以身係天下安危者三十年。較中書考凡二十四。七子八婿。俱列顯秩。富貴官爵。始終一轍。子孫榮貴。古今罕匹。

吾本無私。惟佑善人。眾善奉行。毋怠厥志。

(解)天下有三無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是也。莫高於天。非無私不能成其高。莫厚於地。非無私不能成其厚。莫明於日月。非無私不能成其明。天雖高。不能覆不善人。地雖厚。不能載不善人。日月雖明。不能照不善人。吾奉三無私以代 上蒼宣化。覺世牖民。豈不欲胥斯人而佑之。無如人心不一。人類不齊。不能有善而無惡也。吾見世上人。惡者勢焰日張。善者孤力無助。吾憫之。憂之。冥冥之中。多方維持而保護之。使善根蟠結於兩間而後快。鳴呼。吾以忠孝節義等事。望天下。是豈強人以難哉。亦不過保吾固有之善。堅吾不貳之志。奉行眾善而已矣。

【案】盧氏任佐。秉性端方正直。里有○帝君廟。素著靈顯。佐童年讀書廟中。即有誦法○帝君之志。生平不作一非理事。故得屢蒙保佑。景泰庚午科。文闈火烈焰天。勢若燎原。佐不知所出。恍惚見○帝君掖己置牆外。得不死。應科士俱被焚。生者僅七人。事聞上。憫之。恩賜及第。任與馬。累官至山西道監察御史。欽差赴河南。舟次徐州下洪。兩岸皆石。水勢衝激。舟觸即粉碎。時佐伏几假寐。夢○帝君來。忽聞舟裂聲。遂驚寤。見他舟皆觸石覆沒。己身獨完。乃知神力之默佑。後以御史持節。接三秦。適固原上城滿四據石城作亂。勢甚猖獗。佐與都憲項公忠督軍七萬合戰。不利。伏羌伯毛忠陷陣死。寇益張。佐忽見○帝君縱馬提刀自空而下。大呼曰。無恐。吾來助汝。時狂風大作。賊衆驚竄。佐遂乘勝掩殺。斬俘殆盡。論功行賞。晉佐爵命一品。 王同軌耳譚曰。民部郎沈君襄。以其父青霞公鍊在嘉靖時。抗疏論奸相嚴嵩過激。徙置絕徼。而又以重忤奸相棄市。公諸子皆寃死。獨襄繫獄且久。時兩臺使皆奸相私人。欲斃襄獄中。俾沈氏無遺種。襄亦知之。忽白日中異香滿室。遙見○帝君乘赤

明善書局石印

免馬。自雲中盤旋而下。語之曰。汝忠義之子。故來救汝。語訖。戛刀入雲中。獄中人共見之。至夜半。獄外喧聲動地。則兩臺使皆以奉旨被逮。身膺提騎。一死一戍。而襄果出獄。蓋神力所扶持也。

附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又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又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蓋讀是經者。亦猶是也。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終



